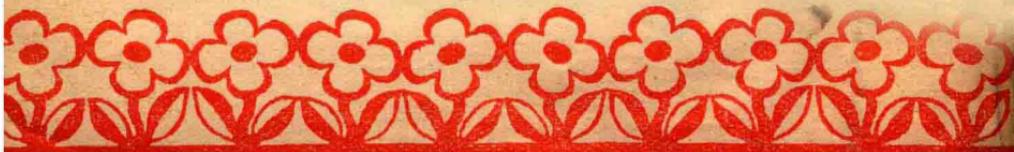


彩樓記

音 聲 者 演 戲
五 音
山 東 省 代 表 團 演 出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山東省代表團



鄧洪山 明鴻鈞 口述
紀根垠 劉奇英 整理

彩樓記（五音戲）

（逐婿、趕女、走雪、回窓）

人物：呂蒙正。（呂）

劉瑞蓮。（蓮）

劉茂。（劉）

秋蘭。（丫）

劉福。（院）

第一場

丫：（上唱娃娃）小秋蘭把寶趕，

來在了大街前，

點手我把姑爺喚。

走向前一把拉住，

且慢走我有話言。

（白）你這花郎上彩樓底下去啦嗎？

呂：（白）我逛了一趟。

丫：（白）你拾着什麼來嗎？

去。

丫：（白）這可不是絨線蛋兒。

呂：（白）這是俺姑娘拋彩的彩球。你何不相府認親？

丫：（白）我就是你的引進。

呂：（白）怎麼你就是我的引進？如此說，丫環頭前帶路，我這就好了。（走圓場）

（唱）慢流水板 丫環帶路在頭前，
錫叫我退去愁容換笑顏。

相爺要是把親認，
俺此後撥開雲霧見青天。

丫環姐快快往裏傳。

丫：（白）院公哥，貴人來到府門。

院：（白）有請相爺！（丫環暗下）

劉：（白）府門外懸燈掛彩，單等着貴人到來。

（坐正場）

院：（白）稟相爺，貴人來到府門！

劉：（白）兩廊動樂，請貴人進府。

院：（白）請貴人進府。

呂：（白）請貴人進府。

（唱）又聽兩廊聲樂喧，
聲請我對寶男。

來在大廳用目看，（劉唆噉）
呀！老人穩坐似泰山。

每天他家來要飯，
今天認親怕他嫌。

心中害怕不敢進，
（白）有請貴人！

院：（轉二六板）喚，裏邊動請第二番。

整整頭上開花帽，
抖抖身上破藍衫。

大搖大擺前廳進，
參見岳父老泰山。

劉：啊！（唱二六板）非是老夫不還禮，

原來是個小窮酸。

認下花郎不要緊，

笑壞滿朝文武官。

叫家院五十兩銀子把寶退，

你叫他花郎隊裏配姻緣。

呂：哇！（唱二六板）老人做事理不端，

穩坐休得把臉變，

細聽小婿比三賢。

蒙正不是愛你銀子錢。

買臣打柴奔高山。

韓信失時遇漂母，
到後來拜帥掌兵權。

別看蒙正貧窮了，
腹內文章萬萬篇。

考試大人下了馬，
想坐高官不費難。

劉：嗟！（唱緊流水板）老夫勸你是好意，
你敢與我比三賢。

你好比雨打寒鶴低頭走，

過街耗兒是一般。
叫家院手使大棍往外趕，

咱府不認小窮酸。（白）打出去！（下）

呂：（唱緊流水板）賴親不認往外趕，

仗勢欺壓落魄男。
老大人不要你趕來我就走，

（慢流水板）呂蒙正雖貧窮不來高攀。
（轉娃娃）罵老狗休胡行，

顯你的富減俺的窮，

身爲太宰不端正。

氣恨恨走出了後門以外，（下）

（唱）驚動丫環報事情。（轉緊流水板，

丫環好比南雁，
驚惶上）

來來往往把信傳。（蓮暗上）

上樓去把姑娘見，

（白）姑娘可不好啦！

蓮：（唱）慢慢講來！

（唱慢流水板）咱家大禍塌了天，

老爺不把親來認，

將姑爺趕出了後門外邊。

（唱）忽聽秋蘭說一遍，

好似江中翻了船。

一句話驚碎了姑娘的胆，

這場大禍非等閑。

丫環帶路把樓下，

後門去把窮郎盤。

心急只恨步兒慢，

恨不能一步走到後門前。

（到後門呂暗上）

秋蘭與我快看坐，

替我姑娘把話傳。

（白）喚那貧郎見我。

丫：（白）你這花郎不要煩惱，姑娘來了，有什
麼苦處上前言講。

呂：（白）事到如今講也無益了。

蓮：（白）請問相公，你家住哪裏，姓字名誰？

呂：（對我慢慢講來）（白）小姐執意要問，聽我道來：

（唱慢板）問我的家來家不遠，

呂家大樓有家園。

我的名字呂蒙正，

如今破瓦寒窑受貧寒。

今日大街趕齋飯，

遇見你劉小姐選夫男。

公子王孫千千萬，

彩球偏偏打着俺。

進相府我見的那嫌貧愛富賊，

蓮：（白）不要出口傷人，被相爺聽去，走脫不

便！（唱）進相府見的那嫌貧愛富的劉丞相，

拿着蒙正下眼觀。

五十兩銀子把寶退，

貧生與他比三賢。

三輩古人比的相爺憐，

一步一棍趕外邊。

尊聲姑娘你想一想，

你看我接着彩球冤不冤。

胸中氣忿講一遍，

（唱）後門嘆壞劉瑞蓮。

眼望前廳把頭點，

瞞怨爹爹理不端。

上彩樓你說的什麼話，

既有今日何必當先。

打着富的你不嫌富，

打着窮的嫌貧寒。

選婿本是兒自願，

礙不着你老爹爹什麼相干。

認與不認我不憚，

最不該一步一棍趕外邊。

回過頭來使下禮，

又把貧郎算一番。

你當我是哪一個，

呂蓮：（白）你是哪家姑娘？

呂蓮：（唱）我就是打彩的劉瑞蓮。

呂蓮：（唱慢流水板）果然來了劉瑞蓮，

又是喜來又是慘。

喜的夫妻見了面，

慘的是相爺嫌貧不認俺。

這不是彩球你拿去了吧，

（白）哎呀！這是何意？

呂蓮：（白）小姐呀！

（唱）呂蒙正雖貧窮我不高攀。

蓮：（唱）相公啊！（慢流水板）

嫌貧本是爹爹意，

瑞蓮焉能將你嫌。

暫且忍耐後門站，

見了爹爹把情搬。

他若聽了我良言勸，

接進府去配鳳鸞。

爹爹不聽我解勸，

我情願跟在寒窑受貧寒。

呂蓮：（唱慢流水板）忽聽小姐講一遍，

才知道貞靜賢淑劉瑞蓮。

你若見了相爺面，

小姐呀！別爲我你父女二人把臉翻。（下）

呂蓮：（唱慢流水板）相公且在後門等，

見爹爹求情到廳前。

來在簷前停足站，

丫環快忙往裏傳。

（劉暗上）

丫環：（白）稟相爺，姑娘求見。

劉：（白）丫環對你姑娘去說，老夫心中有事，

回樓去吧！改日再見。

呂蓮：（白）是。（對蓮）小姐，相爺說他心中有

事，回樓去吧，改日再見。

蓮：（白）喚！對我爹爹言講，往日不見，姑娘

回樓，今天爹爹心中有事，我心中也有事，叫見也得見，不叫見也得見！我一定是要見！

丫：（白）是。（向劉）稟相爺。小姐言道：往

日不見，姑娘回樓，今天相爺心中有事，

小姐心中也有事，叫見也得見，不叫見也得見。她是一定要見！

劉：（白）嗯！見老夫有什麼好處？叫她進來。

丫：（白）稟姑娘，相爺叫你去見。

蓮：（白）爹爹在上，女兒萬福。

劉：（白）罷了。兒啊，一旁落坐。

蓮：（白）兒有坐。

劉：（白）慚愧呀慚愧！

蓮：（白）孩兒打彩是大喜之日，爹爹應當歡

喜，爲何面帶愁容？

丫：（白）兒啊你是不知，還是故問？

蓮：（白）兒焉敢故問。

蓮：（白）只尋思你彩樓拋綵，打着公子王侯，

轎上來，馬上去，誰料你命薄福淺，打着

什麼花郎蒙正！也罷，明日爲父上殿動

本，請下五色絨線，二番打彩。你看如

蓮：（白）怎麼！叫我二番打彩？

劉：（白）正是。

蓮：（白）爹爹說出此話，你是用過早酒？

劉：（白）無有。

蓮：（白）莫非你睜眼未醒？

劉：（白）也無有。

蓮：（白）我說的乃是真情實話。

劉：（白）當日打彩之時，說的什麼？

蓮：（白）這個……

蓮：（白）爹爹！當日拋彩之時，爹爹言道，彩打萬民。如今打着花郎，你就嫌貧愛富，豈不怕萬民恥笑！

劉：（白）我是疼兒的心腸。

蓮：（白）孩兒不勞。

劉：（白）啊！大胆的蠻才，敢在廳前對爲父說出「不勞」二字！還不給我跪下！

蓮：（白）老爹爹做出此事，叫我跪下？哼！我

是焉敢不跪的呀！（跪）

劉：（白）你大膽！

（唱二六板）一言怒惱劉丞相，

千金體怎能配花郎。
風磨銅怎比月光亮，

簷瓦水怎比那長江。
糞土上難把靈芝長，

鷄架上怎能落鳳凰。

呂蒙正家貧不可當，

小花郎怎能招東床！

(唱娃娃) 劉瑞蓮跪堂台，

老爹爹你聽明白。

爹爹坐官人人愛。

身爲太宰不講理，

要把姻緣強拆開。

不怕罵名傳在外。

只顧你嫌貧把富愛，

你怎配位列三台。

劉：(唱流水板娃娃) 有老夫來怨未息，

罵聲蠻才你聽知。

一心要跟花郎去。

花郎拉棍頭前走，

蠻才抱瓢後跟着。

東門討討西門裏去。

難道說千金體你不顧羞恥。

(唱流水板)，你嫌他窮兒不嫌他窮，

不怕窮的腰紮草繩。

丈夫要飯頭裏走，
女兒抱瓢隨後行。

要一碗來吃半碗，

留着半碗孝敬相公。

劉：(白) 嗨！大胆的蠻才！父母把你恩養一十

八歲，就忘了孝敬爹娘不成。

蓮：(白) 老爹爹做出此事，哪一個孝敬你這

老——

劉：(白) 嗨——

蓮：(白) 老爹爹。

劉：(白) 我來問你，跟那花郎前去，白天官街

要飯，夜晚哪裏存身？

蓮：(唱) 白天官街去要飯，

到夜晚關王廟裏把身安。

劉：(白) 要到了臘月，山主將廟門緊鎖緊閉，

不叫你居住，看你那裏存身！

蓮：(唱) 關王廟山主將俺趕，

破瓦寒窑避風寒。

劉：(白) 你這些住處真乃不少，只怕去到寒窑

無法度日，你豈不凍餓而死！

蓮：(白) 孩兒自有打算。

劉：(白) 你有什麼打算？

蓮：(唱流水板) 尊聲爹爹仔細聽，

孩兒打算對你明：

二不戀他穿，

戀他腹內文章萬萬篇。

男孩家他能够推車擔擔作苦力，
女孩家也能够在寒窓擗幫納底做針工。

做一雙繡鞋大街賣，

(白)我問你那文章可能充飢？

能換銀錢不受窮。

(白)不能充飢？

銅錢換上兩三串，

(白)可能擋寒？

糴米買乾柴孝敬相公。

(白)要那臭物何用？

劉：(白)翻過來孝敬相公，翻過去孝敬窮酸！二

(白)我問你那文章可能充飢？

老爹娘將你恩養長大，就忘了孝敬二老不成？

(唱)老爹爹此話大不該，

蓮：(白)老爹爹嫌貧愛富，哪個孝敬你這老

拿着文章當賤才。

你說文章不中用，

你這一品首相哪裏來？

劉：(白)這……爲父帶了酒了，你速速回樓去吧！

蓮：(白)孩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劉：(白)你這蠻才，還講的什麼古人。那朝的
古人你且講來！

蓮：(唱流水板)老爹爹呀！昔日有個李三娘，

馬王廟裏去降香。

遇見好漢劉智遠，
二人愛好配鴛鴦。

智遠彬州投軍去，

蓮：(唱)一不戀他吃，

劉：(白)千里坐官爲的吃穿，不爲吃穿，你戀他何來？

蓮：(白)不戀他穿。

劉：(白)我來問你：跟蒙正前去，貪戀他吃？

蓮：(白)不貪吃。

劉：(白)貪戀他穿？

蓮：(白)不戀他穿。

劉：(白)千里坐官爲的吃穿，不爲吃穿，你戀他何來？

蓮：(唱)一不戀他吃，

三娘家中受災殃。

白天井台去打水，

夜晚受苦在磨房。

三娘受過百般苦，

到了後來坐娘娘。

劉蓮：

(白) 我兒比到李三娘身上，雖然不是金枝玉葉，也是千金之體，倒也比的過！

劉蓮：

(白) 兒把相公也有一比。

劉蓮：

(白) 算醜，比作何來？

劉蓮：

(唱流水板) 劉智遠受過貧，受盡風霜吃盡苦，後來登基管萬民。

劉蓮：

(白) 一個比的皇上，一個比的娘娘。老夫這一品首相，在兒的眼目之中了。

劉蓮：

(白) 僮夫妻要到了那步天地，我看你也有

一比，

劉蓮：

(白) 爲父比作何來？

劉蓮：

(白) 好比公鷄頭上那塊肉！

劉蓮：

(白) 提不着你這點「小官官」！

劉蓮：

(白) 真乃是滿口胡言！你這個奴才，罵出

口來了！快快回棧去吧！

蓮：(白) 爹爹呀 (唱二六板) 劉瑞蓮跪二

堂，

老爹爹多原諒，

一不要你櫃，二不要你箱，

不要你的好衣裳。

兒不要綢緞被褥，

不要院子不要梅香。

孩兒只要破車一輛，

把我送在破瓦窑堂。

劉：(白) 兒啊！只要你回心轉意，發嫁之時，

有的是陪送。

蓮：(白) 我與相公奔走寒窯，是心思已定了。

劉：(白) 你且住口！料想花郎走去不遠，不在

前廳就在後園，家奴院公，院牆查了！

內白：是！

蓮：不好了！(唱緊流水板) 娃娃，起來，聽說爹爹查院牆，

倒叫瑞蓮着了忙。

淚珠點點魂飄蕩，

拆散恩愛好鴛鴦，

好夫妻難把情意忘。

啼淚兩行往外闖，

劉：（唱）轉上老夫忙攔擋。

（白）兒啦，慌慌張張要向何往？

蓮：（白）要與相公奔走寒窯！

劉：（白）這個，身上衣服扒下來再走！

蓮：（白）爹爹呀，大姐姐出嫁之時，多少箱籠陪送；孩兒什麼不要，就要這一身衣裳，穿了去避風擋寒，縱然凍死湖坡，難忘父女的情腸。

劉：（白）兒啦，回在堂樓，綢緞衣服哪件穿着不美，爲父替你大街去買；要跟花郎奔走寒窩，縱然是粗布破衣，扒下再走！

蓮：（白）好好好！好兒不圖攻頭財，好女不圖嫁粧衣！
（唱緊流水板）曉怨爹爹太狠心，逼着女兒脫衣衿。
綢緞衣服扒個淨，摔給嫌貧愛富人。（將衣服摔給劉）

劉：（白）兒啦，這就虧了是幾件衣服，要是磚瓦塊，照着老夫的頭頂梁穴磕碰！焉有爲父的命在。

蓮：（白）爹爹呀，慢說磚石瓦塊，你作出此事就是鋼刀銅鋤，我是照樣如此！劉：（白）好一個鋼刀銅鋤照樣如此！兒啦，爲父的命在。

父待你一片好意，你敢是給爲父惱了。

蓮：（白）這個……孩兒不惱！

劉：（白）既然不惱，可聽爲父解勸。

蓮：（白）那有不聽爹爹解勸的道理。

劉：（白）你且聽道了：烏鵲反哺義，羊羔跪乳食，恩養你十八歲，兒啦，好父女難分離。
蓮：（白）還是俺好夫妻難分離！

劉：（白）你且住口！老夫說了個好父女難分離，丫頭改了個好夫妻難分離。咳！只養柳來莫栽花，只用清酒別用茶，眼前若有三歲子，不戀蠻才一枝花！

蓮：（白）三月桃花開，九月菊花白，萬般根在土，各自開花等時來。

劉：（白）好一個各自開花等時來，無兒無女是神仙，暖床熱被過幾年。

蓮：（白）等到爹爹亡故去，老爹爹呀，頭頂犧鍊地裏鑽！

劉：（白）好一個頭頂犧鍊地裏鑽！罷罷罷來休休，勸兒不下反爲仇！

蓮：（白）反爲仇，就反爲仇。

劉：（白）兒啦，你當真要與那花郎奔走寒窓？

蓮：（白）兒的心事已定了。

劉：（白）好，你隨我來。（劉拉瑞蓮走圓場）

(唱緊流水板)

爲父說的嘴唇乾，

那知道你心比鐵石堅。

橫橫心推出門兒外，(推介)

咬牙又把門來關。

劉蓮：(自)爹爹休要關門，將兒的衣衿掩住了。

劉蓮：(白)你且住口！蠻才既然是一言出口，慢

說衣衿掩住，將腿擠斷也不開門了！

劉蓮：(白)咳，哭聲爹爹。叫聲老父親！三九天

下的冰雪在地，將兒的棉衣脫去，推出門

來，不是凍死就是餓死！

劉蓮：(白)斷了父女義，哪管親不親！任兒哭破

口，爲父不開門！一言出口，你與我走！

走走走！走出去了！劉瑞蓮！

劉蓮：(白)老爹爹！

劉蓮：(白)我的兒！

劉蓮：(白)罷了，兒啦！(下)

蓮：(白)爹爹回來，爹爹回來，狠心的父親

哪！(唱二六板)

站在後門放悲聲，

嘆怨爹爹太絕情。

哭了一聲生身母，

再要相逢萬不能。

把腳一蹠離相府，

我至死再不進劉家的門庭。

唉，一個人情未講下，

什麼臉面見相公！

淚汪汪來在後門外，(呂暗上)

見了相公面紗紅。

呂：(白)小姐回來了？

呂：(白)你給我講的人情怎麼樣了？

呂：(白)慢說是與你講情，連我也趕出府來了。

呂：(白)小姐不要爲我傷了你父女情義，這不

是彩球交付與你，回繡樓與你母親做伴去

吧。

蓮：(白)唉，相公啊！不必多言，我與你奔走

寒窓心思已定了。

呂：(白)就怕是到了寒窓你再後悔。

蓮：(白)我是不後悔的。

呂：(白)只要不後悔，小姐你隨我來呀！(下)

(慢流水板)劉瑞蓮出後門短嘆長吁，

可恨我老爹爹無情無義，

你不認呂蒙正你的門婿。

摘去了釵和環，又留下我拋彩的衣，
俺好比紙糊的小舟，空船一隻飄落在哪裏？

說聲苦，淚悲啼，從今天離相府永不回
去。（下）

第二場

兩脚疼痛步難挪。
無奈何我在雪窩坐，（坐下介）
呂郎啊，你在前面等等我。

呂：（上唱娃娃）出南關越石橋，

西北角上天陰了，

大風颳的似虎叫。

房簷滴水成琉璃，

花園凍死臘梅梢，

大雪撲迷陽關道。

寒風索索透骨冷，

劉小姐隨我來同奔寒窩。（暗下）

蓮：（上唱慢板，跑圓場）數九寒天降冰雹，

不睜眼的老天下大雪。

瞞怨爹爹行事錯，

親生女兒不要我。

在相府受盡了榮華富貴，

跟隨相公受奔波。

他的步大我的步小，

趕不上相公他的腳高。
凜凜凌把奴的腳插破，

蓮：（唱慢流水板）相公不必多掛念，
（遞彩球介）瑞蓮叫你心放宽。

不想爹不想娘，

不想娘門好家園。

家財萬貫全不戀，

咱住的寒窩在哪邊？

呂：（白）小姐敢是問寒窩的路徑？

呂：（白）正是。

蓮：（白）待我看來！小姐莫要啼哭，到寒窩還

有一箭之地。

（白）慢說一箭之地，縱然三步兩步我也是

不能行走了。

呂：（白）小姐，不要如此，站在高崗之處，我

背你個三步兩步奔走寒窩去吧。
背你個三步兩步奔走寒窩去吧。

蓮：（白）慢來。湖坡行路之人甚多，要叫外人
看見，豈不恥笑你我小小夫妻不雅！

呂：（白）你又怕外人恥笑，難道說夫妻還凍死
湖坡不成。

蓮：（白）相公不要爲難，你攏我個三步兩步。

呂：（白）唉，真乃是好難哪！（唱慢板，攏起
圓場）

三九天下大雪撲滿長街，

（唱）房簷下滴水兒垂下冰筷。

呂：（唱）池塘中水寒魚又冷，
蓮：（唱）江湖之中舟船難開。

呂：（唱）鴻雁兒朝南哀，

蓮：（唱）烏鵲叨草奔窩來。

呂：（唱）黑狗過去變白犬，

蓮：（唱）各樹頭穿孝草帶白。

呂：（唱）小倆口凍死雪窩裏埋。

蓮：（唱）夫妻啼哭淚洒胸懷，

（唱）呂郎你可別哭，我不戀二爹娘跟了你
來。

呂：（唱慢流水板）攏扶小姐抬頭看，

寒窖不遠在面前。
請小姐且在窖外等，

撻撻塵雪把窖鑽，
低頭先把寒窖進，

劉小姐進窖來避風寒。

（唱慢流水板）猛然抬起頭來看，

有座寒窖在面前。

在娘家高樓大廈住不美，

不知道寒窖怎麼鑽。

東北風直飄雪直下，

凍的瑞蓮打顫顫。

撻撻雪花把窖進，（進介）

好似罪人進了南監。

進窖來不見鍋和灶，

（白）你問的是咱的鍋灶嗎？

呂：（白）正是。

呂：（白）窖角上看來，三塊磚支着半邊砂鍋，

那就是咱的鍋灶。

蓮：（白）喚！那就是咱的鍋灶嗎？

呂：（白）正是。

（唱）喚呀，我的親娘呀！沒見床鋪在哪
邊？

呂：（白）你問咱的床嗎？

呂：（白）正是，

（白）土拉坑上來看，一把爛桿草、破狗皮一

張，頭枕半頭磚，遠來你爲客，東西讓給
你用，我上窖外搬塊窖渣來枕着，咱夫妻
安眠了吧。

蓮：（白）喫！那就是你的床舖嗎？

呂：（白）正是。

蓮：（白）喫喫，實在是你窮的也乾淨！

呂：（白）俺說的沒有什麼來。

蓮：（唱慢流水板）進窖不見鍋和灶，
不見床舖在哪邊？

俺本是丞相之女千金體，
流落的身舖狗皮頭枕磚。

土拉坑上落了坐，
又把相公尊一番。

升合糧米無一點，
指望什麼過冬天？

呂：（唱慢流水板）又聽小姐要米麵，
倒叫蒙正作了難。

你在寒窑將我等，
大街要飯給你餐。
辭別小姐我要飯，
（唱流水板）緊走幾步我拉衣衫。
三九天下的冰雪寒，
凍死大街誰可憐。

頭上拔下一金簪，
耳邊摘下二隻環。

大街換上錢幾串，
糴米買柴過冬天。

金簪牌環往上獻，
水板）

呂：（唱）一掌打在地平川。（打介）（轉緊流

水板）

金簪牌環你娘家物，
說什麼官街去換錢！

我凍死不烤燈前火，
餓死不吃貓剩餐！

別看我人貧志氣在，
不義之財我不貪。

蓮：（唱緊流水板）看見相公變了臉，
倒叫自己心不安。

釵環本是娘門物，
說什麼大街去換錢。

慌忙拚了一金簪，
二番砸了兩隻環。
你才是志氣昂昂的呂蒙正，

呂：（唱）你才算深明大義的劉瑞蓮！
（轉慢板）辭別了小姐去討飯，（下）

